

贵州民族出版社

许泰权 著

远山 远水 远梦



许秦权 著

远山远水远梦

黔新登字(90)04 号

责任编辑 黄仕日

封面设计 吕凤梧

技术设计 张声伟

远山 远水 远梦

许泰权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阳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3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ISBN 7-5412-0345-9/I·122 定价 3.00 元

序

孟 继 尧

珠江的源头在滇东的马雄山麓，这个论断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得出的。几百年过去，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自一九八五年八月国家水电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和曲靖地区行署在珠江源头立碑正本，珠江源的名声和影响却日渐扩大了。从自然景观上说，珠江源不可能有什么实质上的更变，关键是人们今天赋予了珠江源更多的人文内涵，人们看待珠江源的目光变了。

珠江源是生命之源。一水既出，经历了千山万壑，九曲十八弯，流经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数十个县市，纳百川精华，终汇成一条滔滔溢彩的珠江，孕育出一个千里平沃、万顷富庶的珠江三角洲，这本身就是伟大丰富瑰丽动人的。把水源视为生命之源，体现了人类寻根的愿望和思想。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进步，随着人们文化水平、审美观念的提高和变化，珠江源将对人们产生更加强烈的吸引力。

地处珠江之源，是生命的发源地，历史和岁月赋予了滇东地区鲜明浓厚的文化色彩。而实际上，曲靖地区也确实拥有非常古老悠久、灿烂夺目的历史文化。这里曾是蜀身毒道的东道和秦五尺道经过的地方，是由内地进入云南的重要窗口，是雄关险隘。是魏晋至唐初辖云贵川大部地区的南中地区的治所，古老深远的爨文化的发源地。南诏时段氏与东方三十七部蛮

结盟的重要史实，也发生在这里。近现代在云南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红军长征过云南等，无不与滇东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位置重要，历史与岁月曾在滇东地区导演过无数激荡人心的悲喜剧，造成了这一块古老的土地历史文化异常丰富。其中自然有正误之分，是非好坏之分，但只要我们细心加以甄别，加以选择，其中优秀的好的东西，将为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文化和从事文艺创作提供良好的参考，为我们提供有价值有特色的好的素材。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奋斗，我区的文学创作有了明显的发展。一部分作品在国家一级的刊物发表，有的获了奖。一方面，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和全区从事文学创作的同志们的努力分不开。在云南文学界，曲靖地区的文学创作比较注意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历史特色，这应该是我区的文学创作能够产生一定影响的根本原因。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只有独具特色的东西才具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文学作品就更是如此。时代的特色、历史的特色本来是宽泛的，一旦同地方特色结合，就变得突出和具体了。这之间的相互关系，究竟如何才能处理得更好，是我区的文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写什么样的环境，或者提倡写熟悉的生活，同表现时代，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文学工作者们都需要作出认真的思考和回答。

编辑出版《珠江源文丛》，是对我区文学创作的一次初步检阅和总结。尽管出书的范围有限，人数还不多，但迈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日趋多样丰富，但为读者提供健康有益的积极的精神产品，仍然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

的目标和宗旨。不可能有无目的的文艺，只要形成作品，只要见诸文字，不同的客观效果也就随之产生了。效果虽然不完全等同于目的，但二者显然不可能没有联系。好的动机和目的不一定都能得到好的结果，这确实是事实。但消极的不健康的出发点，就只能导致消极的后果，这却是规律了。我们的文学作者、文艺工作者应该严肃对待。

改革开放，给曲靖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古老的珠江源红土地，已将自己置于新时代新世纪的窗口。这既是一场挑战，也是一次机遇。生活在珠江源头，生活在它的历史的沿续与发展中，我们的光荣职责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创造出属于这块土地的独特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创造出我们精神的和物质的优秀产品。珠江源是生命之源、文化之源，熟悉和了解这块土地，把握它的过去和未来，就是我们的职责。饮源头活水，满腔热忱地奉献自己的才情才思，我们的事业必将一步步走向兴旺与发达，走向繁荣和成功。我们一直都这样希望着，我们一直都这样奋斗着。

1992. 11. 18

目 录

序.....	孟继尧(1)
蛮子和老雕.....	(1)
天 漏	(13)
月州记事	(30)
乖 狗	(47)
破 戒	(63)
英 莲.....	(105)
换 季.....	(121)
危崖绝唱.....	(135)
晚 韵.....	(153)
树的子孙.....	(167)
后 记.....	(179)

蛮子和老雕

山槽子里由北向南腾起的黄灰弥漫了七天。轰轰乱响的汽车声和叫骂声也响了七天。蛮子在山上的草棵里就躲了七天。

待山脚最后一队“国军”逃也似地溶进黑褐色的山隙时，漫天的黄灰就从空气中沉了淡了最后化得干干净净。几个弱小的村庄才可怜巴巴地清晰起来。

蛮子想站起来，可脚却不听使唤。刚直起腰就又砸了下去……他觉得很累很累竟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待他醒来时，天快黑了。他跌跌撞撞地摸到路边发现横七竖八躺在担架上被遗弃的伤兵——有的死了；有的还在哼哼叽叽；有的已辨不出人形，血糊淋拉的只有动的时候才感到是活着的人；有几个见了他就嚎啕大哭起来。

“大哥，求求你救救俺们吧……”一个伤兵上气不接下气发出不连贯的哑音。有两个慢慢地朝他爬来，伸着希望的手。

“救你们？哪个又来救我？哼！兵荒马乱的年月，老子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去呢！”

有一个爬得快的已经双手紧紧地箍住了蛮子的脚。

“你放开！”蛮子双脚动了动。

伤兵紧箍着不说话。

远处又有几个爬了过来。

蛮子运足气力，搬着伤兵的头，双脚左右搓动，伤兵被摔

进路边的沟里哇呜哇呜哭起来。向他爬动的也停了下来。

“大哥，你若不救我们，就求你开枪打死我们吧！省得活受罪。”

蛮子听了目光就软了，可一转念，那目光又狠了起来……

“想痛痛快快地死？老子还不知能不能痛痛快快地死哩！”

蛮子从怀里掏出些银元冲近处的每人扔了几块，车转身就上了路，身后的叫骂声和嚎爹声一直追着他……

蛮子岔进小路时想：逃了七天才过完的国军怎么就无声无息了呢？

正想着，山那边传来了轰隆轰隆的枪炮声。天空变成血红色，山风又弥漫着一丝丝呛人的硝烟和浓浓的血腥味……

又给共军咬上了，说不定钻了口袋。蛮子想。

蛮子扒下身上的黄皮，换上被抓兵时那套粗布褂褂把两支枪藏在包袱里，拣了节朽木棍子和一个破碗装成叫花子，逃回了月州。

月州还是国军的世界。蛮子洗了澡理了发但不敢穿他那套上尉军衔的军服。两支铮亮的二十响却左边一把右边一把虎视眈眈地别在腰间的皮带上，贼亮贼亮的长筒马靴踩在月州小镇的石板上咔咔咔引来无数熟悉和陌生的目光。

蛮子回来了，蛮子好威风，蛮子当官了。村里人都这样说。

可村里人都没和他打招呼拉家常，反而关了门躲得远远的。

怪，自己当兵前和和善善的，村里人都叫他老憨，咋个现在就招人怕了呢？是怕自己两杆枪吗？老雕不是几年前就有了十几条枪了么！

云美，这两年你好么？蛮子回来了，你一定受了好多苦，今

晚你就尽情地说说吧。还有儿子，一定是个儿子，象蛮子我一样壮实的儿子……

蛮子找到自家那棵大梨树却没见自己家。自己的家不是在这棵大梨树下么，怎么没有了？成了一片荒草地。梨树也不见挂果，往年这时，早已是满树黄澄澄的呢！

他想喊，嘴巴刚张开平空就有根绳子套了下来往后拉。接着，“呯”的一声枪响，一股凉丝丝的风从头顶吹过，他的毡帽就飞了出去。他一个后滚翻翻到树后便抽出双枪，只见一条黑影倏地在村口消失。好险！蛮子差点叫出声来。要不是这套绳拉了自己一下，自己的脑袋就开了瓢了。

他刚想追，一只大手拉住了他。是伍大爷。

“蛮子你想找死么？”

“伍大爷，开枪打我的杂种是哪个？敢暗算我！”说着又要往前冲，硬给伍大爷按住了。

蛮子这才收回枪说：“我找我媳妇，她搬哪儿去了？”

“找你媳妇？咳！”伍大爷叹了口气目光躲躲闪闪的，“走！我领你去找。”

出了村，顺着嶙峋的毛毛路走了一截，进了小松林，伍大爷指着地上一个隆起的土堆说：“蛮子，她们母子都在这儿呢。”

蛮子顿时呆了，片刻，哐地朝土堆跪下，呜啊呜啊象被宰杀的猪一样绝望地嚎叫着，在地上抽搐。

“瞎，都是狗日的老雕作的孽。”伍大爷说。

蛮子醒过来就逼伍大爷说了媳妇云美是怎么死的。

原来，老雕早就垂涎蛮子媳妇的姿色，可蛮子天天守在家里，老雕也不便下手。一天老雕把他找了去说：“蛮子，看在乡

里乡亲的份上，你帮雕爷我走一趟山。我有几驮药材兽皮要驮去昆明拨云堂药行。”

蛮子当下就说：“雕爷，这点忙没问题。”

老雕派了心腹铜头三和另一个家丁护送保镖。

一路都是连绵不尽的大山，一路都是猴子都难立足的陡崖，十分艰难。

第三天，经过一个叫陡嘴崖的地方，路边乱石缝里突地冒出一伙蒙面人，一阵乱枪，只见铜头三和另一保镖应声倒在树丛不动了。蛮子被两把尖刀逼住，接着，一闷棍将他打得昏了过去。

蛮子醒过来，蒙面人都不见了。

他赶忙爬回月州向老雕报信，老雕挥了挥手，说：“蛮子，你竟敢勾结赤匪，夺我财产，害我弟兄，给我押送县衙问罪。”后来蛮子被五花大绑送进城里。关了两天被放出来穿上黄皮当了国军。蛮子被抓走没几天，铜头三和另一个保镖也回来了，他们没半点伤。

那时，云美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蛮子被抓走的第二天，老雕就把云美抓了去强行占有了她。云美抓伤了老雕，老雕火了就让手下八个强壮的汉子轮奸云美。那晚云美流产后死了，被扔在山沟里。是伍大爷趁天黑收的尸，埋了个土堆。

.....

伍大爷讲完后，蛮子两只眼睛象黑夜里的狼一样，发出阴森森的绿光.....

老雕听说蛮子回来了还带了枪，整日心慌慌的。

那晚他派枪手铜头三去拣便宜，结果让伍大爷给破了。

蛮子回来的第三天，雇了一班吹手买了纸马纸人纸钱一

路吹吹打打在月州镇内绕了一圈，蛮子又在雕楼前面慢吹慢打，才径直去小松林为媳妇培坟，还树了块碑。蛮子在坟前跪了一夜。

那以后，蛮子就整天在雕楼附近晃游，摆弄那两支吓人的枪，唏里哗啦直响。大白天的，老雕也不敢对他下手，况且蛮子象耍猴戏忽蹲忽跳忽左忽右忽而前滚而后翻难得有整个身子定在一处不动的时候。

那天，老雕在雕楼的枪眼后偷偷地观察着蛮子。正好有只燕子从天空飞过，蛮子突然一个前滚翻进土坑，双手朝天一指，随着“呼呼”两声枪响，两只燕子斜斜地栽进雕楼围墙内。

老雕见了，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蛮子已不是两年前那个“老憨”了。

可是，有天晚上，蛮子把村子里最穷的几户人家喊来伍大爷家，解开一个包袱，里面全是银子。蛮子一人甩给几串银锭，分完就闷头喝酒。咕噜咕噜一大碗一大碗直往肚里灌。众人劝也无用。蛮子不说话。

于是都喝酒，一大碗一大碗，全都醉了。

众人醒来时，蛮子不见了。连伍大爷也不知道蛮子去了哪儿。

“这个稀屎狗，这样的深仇大恨就如此算了么？”伍大爷很伤心。

蛮子不见了踪影之后，老雕又敢慢慢地走出雕楼，只是威风中透出些怯懦来，让人看了很开心。

老雕讨了五个老婆。这第五房是老东西花钱从城里“悦春楼”买来的。小女子眼是眼眉是眉。一笑两个小酒窝，走路屁股一扭一扭的让老雕筋骨酥软。可这小女子从小在城里长大，

受不了山村的寂寞。老雕无奈，只好在城里盖了个花园式的庭院金屋藏娇，每月去上几回。

小女子叫翠香。

老雕不在的时日，小女子就出街去浪。城里很多纨绔恶少都常去钻她的花被窝。

蛮子回来后，老雕就再没敢进城。

这天，小女子又上街去浪，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位高大英武潇洒的汉子。翠香见了这不同凡响的男子先飞了个媚眼，接着就假装一个闪失向汉子倒去。那汉子伸出双手扶住了她，她就势扑进那汉子怀里。汉子让开身子，双手打了一个拱说：“小姐可闪着腰了，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歇着去。”

小女子眼珠一转就“嗳哟嗳哟”捂着腰叫了起来。不一会，汉子扶着女人进了那幢庭院，女人就紧紧地缠住他的脖颈，再也没有松开……

翠香觉得那汉子是山，是粗犷的石头，令她昏昏迷迷……

第三天，那汉子说：“我该走了你男人要回来了。”

“不会的，这老东西不知又迷上哪个骚母狗，一个多月没来了呢！来了又怎的，你怕他？”

“怕？老子在战场上打仗都是直着腰杆，子弹见了我都得让开。”

那汉子就住了下来。

那天黄昏，夕阳不情愿地向山那边坠去，从月州镇驰出几匹高头大马，中间那匹棕红色的马背上坐着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只是两只血红的眼睛滴溜溜朝四下里乱扫。左右两边有两个伙计，一路飞鞭扬蹄朝县城奔去。

那晚，翠香搂着那汉子云里雾里睡得正香，门眶眶地响

了起来。

“是他，快，快起来。”翠香一下子惊坐起来。“谁？谁来了？”那汉子露了希望的目光。

“我男人雕爷。”

“他真来了？”那汉子这才一骨碌翻身坐起，目光一下子变得刀子般扎人。

“你快躲躲，过几天又来。”

“不，我马上就回来。”那汉子捏了女人脸蛋一把，冲女人神秘地笑了笑，一眨眼就消失在花园之中。

“小亲亲，想你……咋捱半天才来开门。是屋里有人？嗯？”老雕醺醺地扑进门来。

“没！没！你两个多月不来想死我了。人家夜夜守着空房等你，你是不是把人家忘了，你个死鬼！”翠香说着就在老雕身上干捶了几下。

“怎么会呢！天底下我忘不了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你，让我爱得放不下心肝，另一个嘛……”说着他停下来拧了女人一把。

“哼，你这个没良心的，心里还惦记着另一个人哟。怪不得几个月不来！”女人说着就抹起了鼻子。

“小亲亲哎，你怎么就吃醋了呢！那另一个让我忘不了的人我恨不得生吞了他！活剥了他！用油煎了他！”

“你哄人，谁会让你这样恨呢？”

“蛮子。”老雕从牙缝里挤出这两字。

突然，一个黑影冲上前来飞起一脚门咣唧一声朝里倒去。

老雕和女人还来不及叫出声，黑影已挺立在床前，左手握枪，右手持刀。

女人定睛看清了：黑影是那汉子。就尖叫一声昏了过去。老雕右手本能地朝枕下摸去。那汉子又飞起一脚把老雕踢到床下，抢前一步从枕下搜出一支驳壳枪。

“你、你是……”借着月光老雕终于看清了那汉子。声音于是变得疙疙瘩瘩。

“我是你祖宗！”那汉子又一脚把老雕踢了个四仰八叉，并用一根绳子捆了。

自然，那汉子是蛮子。

蛮子把老雕捆在他的坐骑前，一纵身翻上马背朝月州飞奔而去。

……

蛮子把老雕抓到自己媳妇坟前，朝屁股一脚，老雕就跪了下去。

蛮子自己也跪下了。

“云美，你、你死得好惨哪。今儿个蛮子给你报仇来了。老雕你这个狗日的！”

蛮子把老雕拖起捆在树上，转身消失在月色之中……

半个时辰，蛮子扛来一个会动的麻袋。扯着口袋底一甩，甩出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来。蛮子扯下塞在他嘴里的布，把他推到老雕面前。

“狗日的爷儿俩有什么话就说吧，省得不明不白就做了鬼。”

“爹，你咋在这儿呢？你不是去城里了么。”儿子哭喊着扑上前去。

“儿啊，我的儿！你咋来了。”

“我出来解溲，就被这个人捂着嘴装进口袋背来了。”儿子

边说就踮起脚够着要解绳子。

蛮子一把揪着那小子的头发拎起掼在地上，那小子又哭又骂喊将起来。

“老雕，你害了我两条人命，糟蹋了我媳妇，还设计陷害我。你好很毒啊！老子今晚跟你两清。”说着抽出尖刀就朝老雕儿子扑去。

“爹呀爹吔……”那小子吓得昏了过去。

“蛮子狗日的，你有种的冲我来。你是汉子就不要动我儿子，那是我的独苗苗。你要是断了我的香火，到阴间我也饶不了你！”

哈哈哈哈哈，蛮子大笑着滚出两行清泪，用刀尖挑起老雕下巴：

“老雕，你杂种当时糟蹋我那怀孕五个月的媳妇时咋不想你会断后，你害我两条人命，今天还我两条人命天经地义。你不吃亏，老子也不占便宜。”

“蛮子，我的孽债由我一个人偿还，你放了我儿子吧，他还小。”老雕有了哭腔。

“你一个人还，你还得了么？你是什么东西。你这个杂种！你作恶多端罪孽深重，老子不杀你父子天理不容！”

蛮子说着，又举起刀子，在空中划了道弧闪，斜斜地就朝下刺去。

“叔叔，叔叔你别杀我。我还小，我没惹你，我连你是哪个都不知道。”那小子稚声稚气，让蛮子朝下滑的刀子打了个漂。

“蛮子，求求你了！求你放了我的独苗吧！”老雕彻底蔫了。

“放？”，老雕的话又激怒了蛮子，“你当初咋不放了我媳妇，她不是也跪着求你放了她么，你咋不放……嗯？”

“蛮子，要杀先杀我吧！”老雕绝望了。

蛮子放下那小子，冲到老雕面前说：“老子偏不先杀你，我要让你受够人世间的罪。让你亲眼看着你的独苗儿子死去！让你亲眼看着你的香火熄灭！哈哈哈哈！”蛮子暴怒的眼睛喷出火来。

这时，雕楼方向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和喊杀声，天空红红的，不时还有沉闷的土炮声。

老雕浑身抖了起来。

蛮子回首看看远处说：“老子今晚不杀你，共产党也会连你的老窝一起端掉。”

“蛮子，你不要忘了，你当的是国军，这几年你都在跟他们打仗。共产党也不会放过你。”老雕冷笑着似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老子杀了你去共产党那里领赏。就算共产党不要我，老子再占山为王，杀富济贫，也值了。”

蛮子想起自己糊里糊涂就当国军，跟共军打了两年的仗。自己挨过共军的枪子共军也有几个倒在他枪口下……还有，自己的媳妇咋个就被八个壮汉轮奸了呢。想着想着禁不住流起泪来。自己被搞得家破人亡，都是老雕这千刀万剐的害的。

“啊……”蛮子疯了似地叫着，刀子在空气中绕了个亮闪闪的圈，就直直地向老雕刺去。快到胸口的一刹那又绕着打了个漂直取老雕儿子，最后竟戳进自己大腿……

“滚，快滚！”蛮子发疯了。牙齿咬得格格直响。

老雕儿子呆呆地望着蛮子血淋淋的刀子没动。

“滚，趁老子还没改变主意。”蛮子拎起那小子丢得老远。